

Financing life

■财富观

◎任健

在上海的路边很容易捡到一毛的硬币,这在我的中学时代可以买一碗阳春面加半根油条来打发一顿中饭。在美国的加油站,一个老头絮絮叨叨地向我抱怨着当年一个quarter(25美分)跑遍世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就我的见识范围,没有哪个国家的钱不是越来越不值钱的。

所以人们越来越不拿小钱当钱,尤其不拿硬币当钱。但是对待硬币的态度包括如何扔如何捡,美国人和我们却大有不同,有些只是习俗,有的却涉及价值观。

我曾在夏威夷沿着夜色下的海滩便道散步,看见一个老人依次在一个个公用电话亭里搜寻什么。走近时我看到他从电话箱下方的退币口摸到了硬币,手里哗啦啦地已聚敛了一把。作为旅游者的我正想找些收藏,第二晚如法炮制,竟也摸到了十多枚。我从没打过那种投币电话,不知投进quarter打不完了会否退出找零。但如果不是,那些硬币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份还是四五个整齐地摆在机器的顶端,像是和女友闲聊时那种意识流动作。

后来我到纽约给一些投资房产的朋友帮忙,最惊喜的就是打扫房客退房后的房间。在沙发和暖气的下面和背面、屋角的地毯缝里、壁橱角落里,可以扫出很多硬币来,一套房里找不出十个八个就算见了鬼。随后我在清理并重新装修波士顿的一套住房时破了纪录,1分、5分、一毛的加起来共190分,还有1毛钱加币。在美国呆长了,就连这也不觉得稀罕了。在超市门口,常见一些人为腾出手来往车上搬东西,把店里找的硬币抛洒一地。

一分钱的红铜色硬币是这么微不足道,美国人却并非在任何场合都不在乎它。在餐馆结账是精确到分的,店家决不会不找零哪怕只是一分钱。你可以把找零扔到特设的小费瓶里,但你决不可以只付整不付零;在99超市,每件商品都是99分,加上税就是101分,你如果付2元出门把99分硬币撒手一扔了之,没人见怪,但没见过谁只付1元就走人的。店家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付这一分钱,你要是只付1元,店家就会指着电子标价器向你示意,是1.01元!你

别拿硬币不当钱



丢得起那人吗?在超市里排队付款,店员不会不找零,而你也不能像在餐馆里那样说句“keep the change”(留作小费)就不要了——在那种不收小费的地方,这是对人家不礼貌甚至侮辱。你讨厌硬币,可以出门扔在停车

场或洗换衣服掏兜时扔到地毯上。不管高级低级,各类商店和消费场所莫不如此。商家可以换季大削价,但没有讨价还价,你若坚持要“削掉那零头”,店员就得搬出经理来,然后好几个人围在柜台电脑那儿折腾半个钟头才

搞掂。我们这儿可不是这样了。几分钱零头,无论真付和实收,都无异于讨骂,特别是在男人之间,也特别在这钱越来越不值钱的年头。于是“懒头分”的免付和免收都变得不言而喻且非常自然,

事实上大多数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币已经被拒收,已经不流通了。绝大多数商店饭店不会备有分币找零,你若坚持要找,也会给你1毛,让你“不用找了”。连进城卖菜卖瓜的农民也大大咧咧,甚至一元二元的零头也抹。在家电商城买一个大件,撇去虚开的标价,谈妥了在千位数上削出来的实价,付款前还动辄要砍几百块的零。提前退休的女人们在菜场的还价水平砍价手段,更堪称这一文化的代表。

我刚写完一篇题为《某公司的身价只值409元?》的稿子,说的是一家公司支付供货商的货款只付了万万的整数,差409元的零头事后明确拒付,理由竟是“从未听说过有人会讨要这么小的零头”。但对方也是国企,定价时抹了这零头也就罢了,偏偏当初有句承诺,便入了应收款的账,欠钱的公司获悉媒体要曝光,赶快上门付了款,还清了对方一顿不止409元的便餐。

的确有些东西不是钱能衡量的。中华民族历来有聚腋成裘的节俭美德,但如今那只是一种精神,发不了真财。我在波士顿捡的那190分其实在美国连买一包烟也不够,但我如果捡到一包烟会不会那么兴奋。例外的可能算是上海地铁里的乞丐。那乞丐瘫在我身旁不去,我拿出一张百元钞刁难说,给你一块,找得开吗?不料他说能,说着就在兜里稀里哗啦地掏。我收回钞票说,你一天至少挣99块,应该你救济我。

在纽约我认识一个老美,每天上下班要路过两个收费站,就是不买电子扫描的付费卡(贴在车窗上可以不停车通过),宁愿每次停车排队丢那几个硬币。他说,月底在信用卡里扣的钱才是钱,而这是本来就要扔掉的东西。我至今不明白这话的含意,这算是俭呢还是奢侈。

最后再说一个与主题没啥关联的硬币故事,那是在美国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家伙被警察开了罚单不服但上法庭打官司又输了,火没处发,便整了一桶几万枚一分钱硬币到银行交罚款。在美国这是合法的,谁奈何不了他,只能慢慢数完并且上了报纸,让这家伙好生得意一番。

这一招在中国可行不通——找抽!

■财富漫谈

第二战场的开辟

◎张晓晖

内地投资者可以投资港股了!这几天时间,很多人到天津来了,住在宾馆里焦急地等着开户细则的出台,听说居然有背着几十万现金来的。对港股的投资热情非常高涨,倒是一件好事情,说明内地投资者已经开始用全球视角来看问题了。

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分析,港股肯定比内地的股票便宜,比如中国铝业的H股价格只有A股的三分之一,江西铜业的H股也是A股的三分之一。香港市场的总市值率只有内地市场的40%。这种情况下,买一股中国铝业A股的钱可以买三股H股,每年凭空多出两份分红来,便宜是不用说了。

一般来说,H股的盘子比A股流通盘要大,所以从炒作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价格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投资角度分析的时候,我们本不该过分关注流通盘的大小。

港股直通车对香港市场实在是大利好,看看次级债风波之后的全球市场就知道了。美欧股市反弹疲软,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英国金融时报指数,日经225指数大多反弹到低点之前的一两根K线的位置,唯独香港恒生指数几乎逼近了下跌前的高点,大部分失地已经收回。由此可见香港市场对“港股直通车”的兴奋预期。

内地投资志愿军要赴港作战了。香港虽是吾国国土,但香港股市却是一个国际市场,实际上是在本国国土上参与世界资本战争。这时候就要注意慎重,不要贸然接战,先熟悉港市的规则、规律,再进去玩。

基本的规则肯定要弄明白,比如说吧,开市闭市的时间,下单的规则,一手是多少股,要弄明白,有的一手400股,有的1000股,不一样的,个股价格“蹦”一下的跳动也不一样,低价股一厘两厘,高价股一毛两毛;资金清算划转,结汇,这里头的事儿挺繁琐的。

有朋友问我,与内地市场比,港股市场风险大还是小?这谁说得清楚?不会开车的看开车的有风险,开车的看开飞机的有风险,开飞机的看开“神六”的有风险。

从交易上说,香港是T+0,当时买了马上就能走,不用等到第二天,风险似乎小得多,但要等着这一点,来来回回地折腾,多半是把风险放大了;香港没有涨跌停板,一天跌去90%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如果发现某个几毛钱的股票,一天时间就剩下一两分了,也不用纳闷,末日轮效应完全可能在某股票上客串一回。

赚得快,赔得也快。还好,港股直通车不允许融资融券,风险被缩小了很多。

熟悉的就小,不熟悉风险就大吧。比如咱不熟悉汇丰、和记、长江,咱总知道人寿、平安、中行吧?还有中国、江西铜业吧?不妨先从我耳熟能详的地方入手,再慢慢扩展开来。

到香港去要熟悉那里的股市文化,千万别孟浪,一下子把自己的猛龙过江手法使出来。香港有些股票比内地便宜多了,比如仙股,让股价飞起来也用不了多少钱,但问题是,在香港没有“壳”的概念,比如一亿股的盘子,每股一分钱,总市值是100万港元,实际上,企业净资产可能只有几十万。咱低位吸筹后大肆拉升,然后盼着别人高位追涨,把筹码倒给高位接盘者,一分钱的股票拉到两三毛钱也不难;但在那个地方,人们一般不会去高位接盘,反而会有人不断地把筹码倒给咱,接不接?不接,股价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庄就白坐了;接吧,连大股东都能把仓位倒给咱,然后人家抱着赚来的钱完全能再折腾出十个这样的“壳”来;最后,咱可能是花几千万接手了一家企业,然后盯着几十万的净资产呆呆地发愣,坐庄做成了大股东,那就一点儿都不好玩儿——莫把仙股当仙姑哟。

香港股市肯定比目前的内地股市有投资价值,但不是就有绝对的安全边际呢?也不一定。内地股市还是炒作的成分大一些,外资固然是看好中国的发展,但为什么不在香港大幅炒高红筹股呢?为什么不把中国铝业打到内地的46块,而仅仅在14块港币呢?说明国际市场还是有自己的定价标准,在内地股市咱们可以说中国特殊,怎么都行,但在国际市场上就要入乡随俗,别期望自己的钱给人家“改天换地”,那多半要麻烦的。

港股直通车了,企盼咱们一块经风雨长见识,到国际市场上串串门。

靠劳动吃饭



◎贺清华 文/许青天 画

这天上午,我站在单位门口等人,走来一个中年乞丐,把一双脏兮兮的手伸向我。我打量了他一番,心想有手有脚的干嘛要乞讨呀!本不想搭理他,可他一直站在我身边不走,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想起口袋里有个5角的硬币,便掏出来给了他。

中午下班的时候,在路上又遇到了这个乞丐。他伸出手紧紧跟着我,惹得路人纷纷侧目。我回头说:“上午不是给过你了?”乞丐可怜兮兮地说:“行行好吧,多少再给点!可怪可怜我。”我心一软,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块钱递了过去。

晚上和朋友在一个大排档吃夜宵,这个中年乞丐居然再次出现了。这下我火大了,训道:“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今天一天你都向我讨了三次了,你有手有脚就不能找个活干?”

乞丐歪头看了我一眼,嘟囔道:“我这也是靠劳动吃饭,白天讨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哪像你们白天上完了班,晚上就来消遣。你愿给就给,不给拉倒!”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否认通货膨胀不利于解决问题

◎彭兴庭

7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6%,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猪肉已经卖到十五六元一市斤,而在经济学家那里,也已经成为我国近期是否面临通货膨胀争论的关键点。近日,国家发改委定调说,目前的价格上涨还主要是结构性上涨。该部门否认了通货膨胀的说法,并称我国农产品的供应完全保障(《中国青年报》8月21日)。

在现实中,人们习惯于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并把物价上涨率等同于通货膨胀率。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价格现象,正如宏观经济大师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只有当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并由此引起币值变化所造成的物价上涨,才能称为通货膨胀。通货之所以会膨胀,就在于纸币投放过多,货币贬值,从而引起物价上涨。但是,弗里德曼同时也强调:“物价的普遍上涨就叫通货膨胀。”

就货币供应量而言,根据近期公布的数据,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8.48%,增速反弹幅度较大。就物价而言,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增幅攀升至5.6%,创下近十年的新高。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不仅猪肉价格在涨,粮食、房价、贷款利率在涨,公务员、教师、产业工人的工资也在涨。什么叫通货膨胀?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萨缪尔逊的话,通货膨胀的意思就是:物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普遍上升的时期——面包、汽车、理发的价格上升,工资、租金也都上升。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肖认为,最有效的通胀先行指标是非金融公司的股票价格-收益比率。“股票资产的状况能够反映货币政策的变动:过剩流动资产可迅速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肖的研究表明,股票价格-收益比率能引导三年之后的通货膨胀。在我国,股票市场自2005年“恢复性上涨”以来,到2007年,股票价格-收益一度不分好坏地疯涨,“全民炒股”景象蔚为壮观。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快速上升已为期不远。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一般都存在一个时滞,这个时滞也因国情而不同,比如说,格林斯潘曾认为美国通胀时滞约为18个月,而英格兰银行则宣布在英国时滞为两年。但无论如何,一国的利率与物价政策都必须建立在对于一两年之后通货膨胀的预测上。考虑到漫长而变动不定的时滞,货币供应量、物价、股票收益率等指标虽不是一门精准的科学,但也不失为一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手段。如果一定要等到获取了足够、确凿的通货膨胀证据才开始行动,恐怕就已经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通货膨胀有良、恶性之分,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显然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据此就认为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则是不理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普遍上涨等,这些都预示通胀压力在不断加大,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否认这个现实,一点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一旦通胀全面来临,也很可能陷入积重难返的局面。

■财富掌故

集体躁狂的嘉靖楼市

◎李开周

嘉靖年间,江西、江苏和浙江都属于比较富裕的省份。论农业,稻米平均亩产接近两石。论工商业,明初兴建的兵工厂大半集中在江西和江苏,民营的丝织作坊则在浙江城普遍地开花。跟全国其他省份比起来,也算是率先跨入了先富行列。

奇怪的是,这仨地方的人却最抠门儿。

比方说,您回到嘉靖年间,在江西南昌某位市民家里做客,早餐是大米饭,您边往嘴里扒,边东张西望找菜碟儿。甭找,前两碗只能干吃,吃到最后,餐桌上才会出现几根老咸菜。江西老表管这种吃法叫“齐打底”,意思是说,前面光吃白饭,到最后再来点儿爽口的,完了一回忆,吃过的每一碗都跟配了菜似的。这样既省菜,又能哄住肚皮。

然后您又去浙江杭州某位市民家里做客。这回碰上个大方的主儿,给您摆了一桌,七荤八素琳琅满目。您高兴,捏个桃子放嘴里,一咬,木头的;再夹块火腿放嘴里,一咬,还是木头的。满桌子美食,除了中间那碟老咸菜是真的,其余都是木雕。

您会说: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抠门儿?这话如果是对杭州那位市民说的,他会兴奋地拉住您的手,邀请您参观他的房子。而他的房子肯定又宽敞又漂亮,因为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都花到买房和装修上了。

也不知道这股风是从哪年哪月刮起来的,反正自打弘治以后,浙江人的房子就必须带客厅了,江西人的房子就必须带兽头了,江苏人的房子里面就必须摆上时尚家具和精美古玩了。浙江太平县,人们起房盖屋,“屋有厅事,高广倍常,率仿品官第宅”(嘉靖《太

平县志》卷2,地域志下)。江苏仪真县,人们典到二手房,不管能住多少年,先扩建再装修,让房屋鸟枪换炮金碧辉煌,“重檐兽角,有如官衙”(隆庆《仪真县志》卷11,风俗考)。

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把多少钱花到房子上上面都无可厚非——都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嘛。如果你的房子很大,很豪华,除了能让自己住着更舒服,还能让别人羡慕和妒忌,而对大多数人来讲,别人的羡慕和妒忌才是他快感的源泉,所以更有必要提前置业,更有必要把房子往豪华上弄了。问题是,当时大多数人还没富到可以尽情往房子上砸钱的地步,许多家庭就像咱们前面讲的那样,为了弄套好房子,胃口不要了,健康也不要了。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

嘉靖年间的明朝人总不至于都浅薄吧,总有一部分朋友会鄙视摆摆和抖骚的。那部分朋友,他们很理性,他们不跟风,他们量米下锅,他们租房,他们小户型,他们简装修,但是最后,他们都吃了亏,因为超前消费的那拨人已经把房价抬得越来越高:正德十六年(1521),常州府某居民购买瓦房四间,仅花纹银十四两,而到嘉靖十年(1531),同类房产市值已涨到纹银二十两。众所周知,当时经济发展是很慢的,除非碰上灾年和兵祸,物价不会出现大幅的上涨或下跌,十年间房价上涨43%,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在明朝人看来已经是望而生畏了。

有个词儿叫“集体躁狂”,嘉靖年间的楼市就是集体躁狂的楼市,在那种楼市里面,你越不躁狂入市越晚,入市越晚越吃亏。

